

世無知之者槓讀之爲太息焉夫君子之行不同而志各有寄陶之酒阮之琴稽之鍛王之耽意聲樂謝之遊矚山水人固謂放浪形骸闕畧禮法矣夫數君子者皆當世所謂賢豪人也彼其始豈不欲爲矜矜之行用世之徒哉時有所不可乃退而就此故琴酒鍛樂山水六物者數君子之寄寓乃其情深遠矣惟公壯歲標植嶢然而不污慎修而不爽當是時自謂曾參不殺慈母相信蕭曹丙魏之業行可力致此其志豈不貞固哉旋乃蒼蠅肆點黃金遘鑠遂令韓非孤憤殷浩書空棲李廣于南山竄楚平于澤畔百懿

不錄一青被放斯足悲矣孔子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言悔賢人猶不免也於是境殊則志遷勢阻則情鬱故且昵近異物假借蕩懷免憂生之嗟耳亦若陶之酒阮之琴稽之鍛王之聲樂謝之山水皆寓也而知者鮮矣今謀國人者不務亮志憐才濟時紓患專乃索細癩摘寸朽遂使全璧受疑合抱見斥公由是不獲奮矣槓爲之太息者此也強胡數爲邊害執事者講武遴才念至憊也然今日用一人焉不能輒去之明日又用一人焉又不能又輒去之官頗易而勩隳患漸深而莫之掇藥何者用者非才

才者未用用者飾名用之者信耳也往楨從朝士間  
為論真才誠可批難解紛者三數輩不嫌以私其鄉  
聽者色駭而意拂以惑于讒口也不見公五六歲矣  
傳言故嘗一疾疾已乃盡謝諸累蓄真反初今容髮  
光光好也意或天祐國家故乃陰誘其裒裒之願精  
須用若此得告在家僅八月部檄趣還不得淹卧丘  
樊遂不能驅馬曲江乾岡之間攀接顏色一慰夙昔  
聊布款曲式答芳訊見太華公為道維楨惓惓

答韓苑洛先生書

自洛水南行渡渭抵華下人稱百里然迥野荒塗即  
快騎必竟日詣所止此安止百里也乃翁輕涉遠道  
枉訊敝廬感激萬之恒情又杪冬嚴寒冰河雪徑此  
宜居堂奧帷帳中猶有侵冒矧茲外出使者來諭知  
還車無恙心乃始慰奉教南轅且淹不發謂以期親  
故惟翁重抱沉痛令分國念楨為國之典刑軫慮亦  
復戚戚今國家大計莫鉅于防胡治兵顧惟防胡者  
多擊胡者少治兵者多知兵者少以此兩多併此兩  
少此虜小入大入狂馳靡憚南踐太原西掠華池慘  
惡稔毒詎忍言哉執政大臣若圖其鉅者則必入告  
天子詔翁還取大司馬尊號畀之坐有成功可觀

見此非臆想私諛天下誠大人才誠衆以指校數與翁等埒者幾乎楨發擬在正月下旬蓋屢卜屢易沾戀慈闈繫不能斷無亦去父母國之道宜爾哉自省淺細即就班列萬無一裨幸終教無甚貽鄉國羞至望至望

與郭東野翰讀書

不奉光儀忽經再臘歲序流易若此南中之役詞垣榮事乃公與季泉君爲耦足稱聯璧江都簿郭岫以書抵楨因知還楫北向而簿言兩君並施非分之眷甚渥本之以楨故也矧楨越在天末垂戀可知頃客

過華州者稱說南中錄美善以爲邇所希覯見顧不獲輒睹一快心焉懊歎如何僻處丘園動息甚適秋中部檄趣入然五斗纏牽安能堅守故山征期屢卜未即北首誠獨念割裾之難耳此惟東野數公諒之他人弗之知也定計開歲戒輶所謂芳草萋王孫歸也歲宴卒卒無得徧簡諸兄幸爲鼎言莫取懶慢坐遠人焉張雙渠者得遷徑赴湖南瀕行留書一函謁一端具有封識謂便以致東野君竊念高義不可久宿而翰中所云或有弗可稽者輒用先往有懷縷縷欲俟面盡

有晉和卷之四  
五  
與孫季泉宮允書

往書凡三上皆值公南中之役意旋時當惠報音併得睹試錄一二今且踰秋及冬之半苦憶日夜不獲一快思焉柰之何醴泉與南渠二君典文北闈近因過客出所持錄稍一覽讀典重敦雅洗祛近時虛恢夸毗之習所謂質而不俚華而不靡者獨念南中錄不至然以意度之令班倕治宮室持斧斤其偉大煥美可信也楨淹跡丘樊垂白之老不能便赴華省比來征期屢卜屢遷進退之難如此開歲五七日馬可北首無疑所委叙述及詩冊總宜賚至作羔鴈也門人張生光孝以計偕來附致區區若此張生弱冠負才妙詞往為貴邑龔吟齋所深器者也幸因門者得入瞻望顏色足為千里惓惓之慕而張生顧又可教人也一見即須知歲晚且治行卒卒不盡

後答張太谷書

張生回具悉屋烏之眷感哉何已北征蹉跎去鄉之難如此矧又肩背受惠連數月未平可柰何只今強欲出門念破後月即失期吾兄養恬斗城之陰邃蓄真探由此益懋行子誠嘆羨焉賜來濛溪翁集讀至再周先是得少華翁集近併二集更讀之乃皆婉麗

秀俊與太微翁集各立門塗若以名世而傳來則一而已可謂接轍錢郎合券陰何者矣楨才性駑下鮮兼識之力冥搜之鑒然竊觀先民有作率非形索象模必積思累紀既已得意會神乃後成章本朝作者空同老翁聖矣即大復猶却數舍蓋空同有神變無方之用有精神不雜之體讀一篇詩見一事首終雖縱橫竒正弗一其裁而粹美同也珩琚璜璫弗一其形而溫栗同也至若倒插頓挫之法自少陵善用之者空同一人而已學者未睹其大謾肆醜詆以爲空同掠古市有比之剽虜嗟乎空同富才神解能自作古假令與李杜二豪並生同代二豪當約爲兄弟補所未逮增所未能故官帑失金不可疑陶朱也良驥駢足不可謂相肖似也空同生李杜先不爲李即爲杜若李杜後空同生亦必不爲空同豈可謂李杜掠人美哉方匆匆結束行李也覽藝有觸輒出數語恨不與公接朝夕得窮論討質是非紙上言不多嗣當更布許有大珠贈行人瞻佇不至轉增懊懷對山先生文集及諸書並厯慮思有成事即馳一介祗領幸呼與之吾慕濛溪翁有年載不幸不獲接面晤時爲道惓惓

與魏明瑞諸生書

北征時諸賢送我特遠情實戀戀若謂失所親者竊自念吾于若曹奚裨哉獨慙言不諱督學甚力與平常軟語欸欸者不同乃慮諸賢或苦之旣甘意聽從又復沾慕若等可與進道矣修業體要往與諸賢面指無餘誠繹思踐之即隔千里猶咫尺也不學而徒予之慕即日聚首猶千里隔也山人在山甚便乃復違親遠游每念一至即欲挂冠俾來爲省訊併請命迎養又不欲重逆親志聽意所安而已

與春谷汪太僕書

鄙生楨以今孟夏還京在家時幸奉嘉翰會江都簿舍親郭氏家人即南乃即附言答謝能徹乎否疇昔同侶比入更復落莫乃獨得七峰君與晤顧儼舍隔遠不能數晨夕若往年至一相過輒移日夜過殘漏而所談述砥磨者率感憤世故與明志論文期以各勉勿二所謂可與知己言不可與他人道者也君侯積望二十餘載他多躋列樞要總秉臺紀而君猶徒倚兩寺雖號稱崇鉅然終麗閒曹徒令經略之蘊鬱弗即彰此其故難言矣舊說西施浣沙江濱越君見之好而載歸名遂以傳言西施色灼灼殊衆莫有及

也當其時艷桃李之容守閨閣者何限不至江濱不與越王遇父母兄弟以爲貞女而越王弗知也取此可以明世事矣楨秦人伉厲自信不能浮沉上下與時殊乖而老母還家懽悅留不肯北今獨客守官每一念至輒欲納綬徑往尋又止然萬無母子隔絕理竟擬山中人矣南望江天懊不能羽翼一見露寫心曲惘惘

與郭龍潭書

功名謂之會會者聚也謂聚必有散譬賓宴賓有飲三爵輒即去者有留連終夜斗落參橫尚猶未歸者若此者視主人意耳主人意非留連客三爵去矣仕宦行藏大槩類此公有官銳精當午道之衝事集人悅頌聲在口乃遽令納綬執事君子不肯惜才如此公獨柰何此正三爵之喻也公故胸次脫落不繫世故今歸當微芥蒂不俟予說城南山谷幽邃可卜築買磯俟于歸違親遠遊非區區志也

奉大擴王先生書

乙巳冬十一月楨謁歸踰一年丁未春又入京師前來歸時上初以翁領節鉞令填撫貴州而兩洲翁亦在部數見翁言有便附書申訊無何楨遽歸含意

未伸今且兩禩念到輒汗悚若受譴訶負責收也適  
郭僉憲赴貴州道述夙積便因致之或門下有以亮  
區區也貴州漢西南夷也漢竭才力鈍士馬而有之  
乃後至馬援而定蠻俗効貢比于內地考馬援定夷  
故事在順俗與治大犯則創小犯則略不與犬羊爭  
勝此若汲寒泉止沸湯就須吏之效貽數百載之安  
今苗族橫戈掠境固彼恒事至煩請 詔命將騷動  
連壤之師恐張虜氣而搖其志以爲我可患中國中  
國備我方逆苗竊發直用一將帥之力十日之勞可  
以灌亮熄毒顧湖廣貴州各接二境之有司兩伺莫  
先聞故至此門下前在職方號稱識略過人而沉毅  
庶慈又足附衆死士即滅此何有權分于二省事牽  
于內制即伏波更來莫有效也審時相機約兩國之  
師戮力直前以批難而解紛此惟門下勇裁之耳今  
爲中國患者不在西南在北狄西南之兵豫期可收  
北狄之憂歲謀人作奏功之日未見夫制狄與苗異  
苗叛則不服服即不叛狄乃不然去來來去不可要  
結不可盟信言邊事者紛集如品即口以成事實績  
鮮睹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楨安敢論擬之哉  
以門下吾師也有雅知深炤言之繁穢勿計遂載諸



紙上郭僉憲者同秦人服官二十年矣而志不移用清謹醇信名鄉評多推之

與許石城書

又違懷戀可知今兄遭罹恹恹困諒自不圖此事初出即人人固駭視愕聽以爲極變至異君子當世效用所恨無柄人得柄又巧伺竊窺美不爲彰加無爲有物情世路至若此可畏哉可畏哉今吳中兩才謝與槐氏許石城氏並著時名乃皆以鴻漸之翼墮于燕雀或曰忌才又曰數屯此兩言者皆然也石城挺矚然之操鮮阿俗之行以是人言相及金惟堅故鑠玉惟完故微瑕得指也望遠不能爲情幸爲道保愛以俟後祉副此惓惓

奉王麓泉先生書

乙巳冬謁歸行及灤城而使者奉翰貺追至屬侍母不得抽身奔謝今年春乃單車還經井陘顧又聞以新命南矣往逆並左值念之汗溼抵京數覓便申罪乃輒阻鬱鬱如癘今陸審理之楚便附言若此昨楨度井陘關岩樓雉堞耀示行客而費且萬計乃關人不稱關險固可保獨追慕我公防禦輯理之畧徵卒儲糒之猷有問輒能口其行事母地險在關天險在

人耶公偉度弘識能肩大任重湖南屬平壤不得久  
羈栖執事者將取節鉞之權授之非以門墻私好軟  
語相媚也陸氏者故倅趙州往年道趙州與識知其  
爲人也尚友好吟又辨達恭抑今作梁王客甚宜然  
又或爲嘆屈之

答少司成盧涑西書

入京不及與公晤計相距才二十日耳悵惋之甚南  
中故稱卑濕北人遊其上言不便者十九若鄙人之  
見以爲男子生而墮地天地四方皆所有事陸人怯  
舟舟子苦騎各背所習也客久習深與土人奚異大

學賢士所萃公今儼然用師道臨之不直諸生有造  
即于身有深裨焉何者自我入詞垣十有三載日獨  
與其儔匹游與儔匹游不得作振矜色率啞然聚蹶  
然散而已固未有上下相持之分言動相觀之節也  
又即言過奚尤動過奚責也今者一人身千人視語  
脫堂戶徧國中傳而誦焉以此知有惕厲之益崇德  
之助焉鄙人意以人士攻業入官所貴致用上以報  
天子下以驗所聞歷山川踐四方可以曠睹識區  
區守筆硯老伴蠹魚不得效尺寸能謂儒何以故公  
之南也鄙人獨切慕之顧今年踰四十猶作乳夫撫

念身跡驚危不持乃復趨時就班誠所謂溷迷子也  
瑣瑣概于公心至勞訊及感刺心脾贈詩竟須奉致  
使還先此附報金陵佳山水登詠有篇能枉教否望  
之俟之

答督學喬三石書

楚人爲楨言楚地遼濶先是諸督學者往往巡試未  
半輒遷去自三石公至陸轅澤檝所歷殆百處士經  
殿最者各當素有服詞非強毅精明之士弗可能也  
頃奉華牘述所跋涉亦與此合楚人言蓋信僕習弄  
翰墨雖積年禊竟眇窺識今惠諸篇律體總軌于杜

有冲遠深厚之致焉安及之哉安及之哉頃歲覆讀  
三百篇以暨騷選終于李杜諸家之作其短言不雜  
夫人睹之矣彼鴻篇鉅什纍纍數千百言咸標擗牽  
掇一意貫徹譬之月園千樹而同光風谷百岩而共  
聲何者以本之初者一也調螿不與蟋蟀齊鳴絺綌  
不與貂裘並服戚悼殊慄泣笑別音詩之理也乃若  
局方切理蒐事配景以是求真又失之隘孔子曰可  
與立未可與權言通變合道之難也三石公研藝深  
確洞炤玄機立而能權者耶陸機之言曰非知之難  
行之難也僕冥昧猶憤憤不可與知焉從之適有便

幸洩祕以告將指南而視之慷慨

答李東岡書

離之數歲而甫一晤歟又以憂去感念如何嘗讀漢史見東方生置陸沉之言以為譏語取今吾兄觀之言信非宕闊世自驗之謂也士人平居誓志期自表見不宜俛首人後比一跌折足壯圖盡灰何者知所願之難伸也近世若此者徃徃而有積嗜之惋且嘆焉彼山林幽寂蟬蛻塵壒之士既不能從而驅馳世路環轉指隨又喪所本性功名之際可不謂難哉是言本為東岡而設懼人以為我為托寓也冬寒且襲

大事哀勞交瘁幸攝重自保慷慨

與少叅黃雨田書

夏中得自開原所貽書以使阻不能報乃後公有山西之命計且修訊居無何又以憂歸鄙懷竟不及展因之遭延到今愧悚愧悚開原東北窮邊華夷交市易生釁端猾虜或乘弗備襲之徃徃得意自公到鎮繕塞浚塹增屯置堡一切防胡之策靡不悉具而又禁奸威暴令與夷人市不得生事啓禍故浹歲以來東北安堵境上無一遺矢之擾不煩廟堂之憂者誰之力也今年伯老先生以壽終有子若此又以壽

終何恨哉數與東人晤談遺愛頌遠猷者千口一詞  
輒曰黃公德鉅而才贍非怕人也此豈可幸獲哉公  
于國為勞臣即于親為孝子士人生世眇寸片能脉  
脉作庸衆人即日侍鼎茵問朝夕自謂為孝距孝萬  
里矣安厝有期遠道不得聞縻而不得效執紼之役  
謹修詞具幣令表弟走長安代致區區惟亮千里之  
忱而恕其後焉

答嚴內翰書

使來辱及翰教宛宛如對甚慰因使獲知跋涉遠道  
經歷節月可謂勞于王事者矣然衡湘勝區好竒之  
士每思一往而莫之至今公茲役躡衡山浮湘潭弔  
三閭之遺踪招二妃之遊魂亦足云曠廓胸臆埤翼  
吟情者矣羨之羨之平生謂別離人間恒事殊不介  
懷于公特茲沾戀豈真有不可釋于心者耶公茂才  
脩思一時修詞之士咸願結盟不獨區區一鄙生也

荅孫推官書

不奉光儀數易伏臘懷望如何客自南方至者輒道  
廬州理刑之治以為嚴不涉苛明不迫察平恕威斷  
兩具而相為用今時之為理若此者蓋十指不一二  
屈也僕聞而嘆羨者久之乃公氣本深醇益之敦大

之量精明之志以故一試輒効如此今臺諫並稱闕  
人春夏之交意必徵賢以充厥任故事被徵者率滿  
三年始得與今公在官雖未及考然聲實蔚起不與  
庸衆伍豈得用恒例拘哉僕自昨夏還京自棄丘園  
就塵網齒髮逾壯身跡尚單卽碌碌逐行何爲也鹿  
萍鴈渚終其本性亦竟須歸耳使持翰貺到蓋越數  
千里來也高誼乃如此就使益知勤苦獨甚坐席不  
煖一食再吐哺賢成立往往由是彼優游養逸不  
勝負薪之人公家何賴哉尚冀慎德保終一志弗懈  
先副知已悒悒

荅苑洛韓司馬書

數承翰貺皇悚難任就使獲論台體嘉豫倍于曩時  
天之佑人國必故助安老成而如此乃茲喻中顧自  
引棄謝固圖歸休則聞者弗信之矣且老臣裨國在  
譽望伏壓媿邪猷謀論議足以定難而解紛彼勞勞  
趨走奔命効力于手足耳目之役者斯一命之士之  
職也昔鬻子之對文王若以臣捕獸逐麋臣誠老矣  
或坐而策事則臣尚少此可以今日喻幸徐計之以  
從人望且翁位歷八座于身誠尊重而其先猶守舊  
號于九泉之下聊須歲時苟值國有嘉慶得以假寵

先人亦大孝之成也。楨蒙被遠訊，輒此申酬，竊附不  
隱之義。然又以進止之道主斷，在獨卽骨肉不能與  
而况鄉里後生乎？令姪已去京滄源，丁公甚優之。又  
此附報。

復巡撫鳳泉先生書

在昔西事興，乃楨私心獨念其謬，又怪首事者之狂  
悖，雖典司筆札不練世務，未睹利害之實，然嘗稽覽  
往古論秦漢之失，嗟蒙恬陋主父以爲何其迷哉！而  
自觸禍羅，夫古與今不甚相戾，古所不便，今亦不便  
乃悟肩大任重之君子，不當用狹識淺聞之士。丁未

夏楨幸侍翁之教于京師，乃本願與飭兵禦胡之畧  
則固甚壯之矣。其後到鎮，休于權人，出萬不得已之  
言，其疏縷細奮議，明獻便計而指在難圖於時睹者  
咸識之。乃翁參稽今昔，孰較利害以故云然。楨讀其  
疏亦申寫胸臆，推究稅駕之事，顧性帶戇直不能作  
軟語書去。恒以越俎爲懼，幸翁亮鄙生之心，本效忠  
言嘉鄙生之論，頗灼伏機，賜札褒荅，稱爲知己。楨愈  
切愧懼流汗至踵，竊又聞虜候寧夏之虛，陡擁數千  
之衆入寇，乃我兵以九百餘人禦之，極而至于驅市  
人以充張疑，示多此危道也。賴翁威聞，幕北素有練

士之功督戰之能寇入不移日引去假令堅壁挑戰不肯去我兵實少將柰之何夫家人之業主翁不偏兄弟同心不私其藏則家道成各立便圖專已而不恤他人之害則國事壞故兵在協議二之則非也今調集之兵成功者鮮何也養者不得用用之者非所養上下不相信而氣不奮也燕人之馬令楚人乘之馬悲鳴號矣安責行千里哉夫敵兩家立而各計勝也我能意胡胡亦能意我然寇所犯往往出于不意今守隘阨塞築垣列堡皆意也胡虜大掠邊郡頃歷十載一無中我所意此吾所以不能勝也翁習司馬

穰苴之法又才猷適變坐測勝算使得名徹 聖主假之都護之權大將之任必能令三軍申士感憤爭死諸鎮守臣戮力無二此非楨區區一人之私言誠亦屈指數名豪指方一二屈即難之惟保愛爲國須時樹勲仰瞻仰瞻

荅苑洛韓公書

乞休疏至在列諸公皆以爲治 朝不當令林巖之下有伏老佚賢咸共掣頓不使得遂暨有司覆疏上果不可卽翁誠病憊柰國論人情何禮大臣三辭而後退人君重去大臣必遲留未決者存體貌而貴



有德也斯道久未睹乃于此日復有之隔絕不獲申  
慰緬惟爲國加食作典刑以副輿望悵悵

荅李司諫書

今公向南中得遂所私非沾沾貴近者頃歲惟見公  
與余封部二人耳燕州炎所誰能棄熱而抱冰也封  
部至道公槩有古昔賢豪之致鄙人楨愈益奇之曲  
士徇細故飭末節度大德不可舉乃競競冀自固耳  
至俶儻非常之人則遺俗抗行不可比兩猶之神駿  
飛黃不受繮鎖顧必知我者乃能異之老子曰世知  
我者希殆謂是也楨于一再晤卽尚其爲人必以爲

非恒有者今踪跡連絕也頃與封部別甚念之誠慕  
誠戀非作軟語浮好効時態度也楨關塞間人也少  
讀黃石陰符及司馬穰苴之書壯乃遊觀周秦漢唐  
之墟則嘆以爲昔賢表樹訖茲傳而不滅追考前事  
非奏凱戎旅則建置大議者也乃私心嚮美之旣釋  
褐有官則守在筆札又鑒近俗以學非其領談非其  
位指爲越俎誣之賈譽每呶呶敗壞之夙講遂絕不  
在手口而所考探訂摹不出章句聲律之間率治世  
之末事碩人之餘技其能者以爲舉職而職實不在  
也且國家初置侍從文學之臣謂徒筆札應對已乎

有學齋卷之四  
禎今年四十有三矣上之不能白事見効奮軀批難  
如古之一夫下之數墨行間又不能懸解妙達涉足  
作者之途即所謂末事餘技者亡之恒嘿自循省汗  
至濕衣念無狀引去乃空食官庾十五載曾不如一  
傭賃不得輒罷休將待時冀効又慮年事徂謝志減  
氣墮與夙期不副茲言由臆發業對封部論之以奉  
鼎札予我之詞乃此抒悵士人相知不貴早古有傾  
蓋輒合者矣故今所白不以隱幸財察之

荅韓苑洛司馬書

使來再上章乞休也禎一讀翰論即對使言以爲不  
可遂乃卒如所料亦物情大都如此而龍湖翁又亟  
稱翁之精力強盛未衰豈能果哉且翁披誠乞身人  
士皆信之顧今時進退之際甚艱稍急輒得咎譴聊  
且俟之以肅 上命以順輿情可也論樂書十二本  
自奉惠來稍覽一過卽不深究本始然畧亦竊窺其  
用心矣當圖所以永厥傳者俟世有習其學者試之  
據以刊謬正舛令五聲六律各歸其部雖翁不得身  
定之然其道果驗卽可謂不漸泯也暑節漸深南中  
更甚惟保蓄爲道不盡瞻企

荅同年陳平岡書

存言和卷之五  
三十  
鄙人第舍猶在舊巷與東野比居每念吾兄一出五  
載僅僅兩移皆以序遷非超歷有赫追往悼今言之  
相視悽然春時嘗共東野專詣執事君子暴兄淹屈  
有歲宜從振拔東野曾以寓告不也抵今又更二時  
仍守舊服執事者不聽嘆之嘆之楨竊以仕路如沙  
竇以杖鑽之則竅通而明抽杖則塞此知命君子所  
以由大道俟大數也鄙人年四十三矣又塵詞苑尺  
寸未効竟擬作山中人矣他何恤哉唯獨憂歲侵寡  
嗣將恐鄉里指爲絕世兄其謂何聞五載間卽有五  
丈夫此喜萬之加官乃知兄脫絕世之謫矣仰之羨  
之書來侑以貺惠在禮爲過併報謝

荅王侍御書

今公所按地卽古桂林象郡之域其民雜獯狁其俗  
黠悍不可理然公至則順習就序矣今日廣西大事  
祇坐征苗用兵耳然苗非可以旦夕破一再舉平也  
攻之不克守之不可久釋之且休則益其輕且教之恣  
此其中固須秘術神智若昔良平之爲計乃始戡定  
如願不然則彼見沒林箐之中迅如驚電譎如鬼魅  
利刃長戟將安所用之近時邊將喜功俘一虜獲數  
級奏謂得計嗟乎此直可明已虜耳非所以示大創

抑寇心也吾崖沉謀大智能為 國家解千萬禩之  
難而輯和其民人望之俟之語比監司于鷹隼者謂  
其善搏擊也乃今廣西之政不專尚搏擊尤必賴倉  
桑高手既鍼砭之隨熨劑之斯批抗帖危之上計也  
楨西鄙之人也好言戎事然末由見效衆不謂信吾  
崖肯信不自違別來每與洞山深念之以為吾崖篤  
中直道為尤人之尤茲使出必有焯焯在人口者會  
使來逾翰音慰我中曲惟慎圖廣益策勲萬里慷慨  
荅故給舍陳文岡書

今公再遷不離有司有案牘之勞形役之苦然視三  
閭大夫長沙大傅則有間矣彼兩賢者既往遂不返  
其主以為遺物不問日者 天子追公往疏詔有司  
問所在今作何官其念之矣譬猶寓寶于主人翁惜  
戀之竟必取也覽周郡志畧則見公之居積繁富焉  
又多自發臆見不襲常故而體例新異與史家頗殊  
乃意主瀦洗遂去古律度弗顧矣志中徃徃思祛胡  
正俗夙念未盡展故云方今務在擊胡而正俗次之  
今上黨郡虜嘗大入掠殺其境內公徃守其土鴻材  
鉅畧防禦之固澤人誠賴之而又能正俗明日秉大  
權弘美化則著卜券致可知也鄙人益淺細一無表

見緬懷高風慚汗流洽

與王三渠宮詹書

今起公于野士論嘖嘖以為適所希睹亦無不頌  
聖德之明相度之公者可以觀人心矣昨李上舍回  
已具斯事計徹左右楨筑筑孤植恒謀西還茲公既  
復青雲當需其至則投謁徃耳部咨既到幸速發勿  
淹久在曲江耽心難斷古有志急公家不告妻子者  
矣又開歲或起大儀于時公為官府大僚若來不及  
事倘煩 聖問持何為荅言之惕然今吏部虛右堂  
不補意或有居功名之會疾趨競逐有道鄙之然遇

合有期得失有數期過數違雖聖賢不自振矣誠知  
朝野所習勞佚殊性然地勢既異性亦隨遷每聞內  
直諸老夜不交睫或當食奉 詔輒吐哺徃至勞苦  
矣久之又安也斯乃公須臾事耳固宜先事習之也  
楨疎鹵愚贛言涉觸冒顧公至即列大臣傳曰大臣  
者小臣之表也况值 主上勵精國家多事大臣躬  
匪懈之節則小臣忘鞅掌之勞矣三十年來士林計  
數盛德雅度者必首逮公故去則人惜之來則人樂  
之至則酬 主知荅群望當知有懷而楨猶啾唧焉  
者思效中悃為秦人光寵耳昔有二人渡河而一人

再三呼曰急渡者後一人者業理楫先登矣則僕說實類此也悚恐悚恐

復貴州張巡按書

貴州試錄至畢讀之則諸製皆洗削陳體言半往昔所未道者僕竊以爲必公所創定非他手可能也序云天將開一方人文之運必有聖哲之君爲之嘉矜而振德之可謂頌而非諛華而有實矣仰之敬之貴州僻在一隅彼其人文不得與中原埒者非其地不生才坐生其地者拘于陋格于習不睹所謂文者云何其焉用文於是乃甘自夷而世遂夷之矣歷古

以來迄今明興而茲方之文始漸以著夫苟鼓之未有弗舞者也今錄序中能發斯指甚與鄙人之雅意合故手錄吟吟不得以他好奪者誠愛之也嘗按圖牒見貴州部中列有九溪十八洞其俗夷也而屬于漢國制治因其俗以綏之也有不服用漢法懲之以威之也設有桴鼓之警侵暴之事此醜類恒性要在宣諭防制之耳夔種干群咫尺之檄可定不當輒勤大衆煩調度至以急告京師也麻陽之役不戒于初輕動師旅遂頓三省之甲于境上繩結蔓連而不可解足以鑿矣哉山旣以振人文于此而又能定

夷情于彼令文武咸効之則奉 天子詔按行萬里  
還而歸命誠抗顏無慙矣鄙人楨本守詞垣與之校  
品藝術宜也乃復說及武略冀公爲西南息未萌之  
患講鎮壓之策念局才未効而言苟獲用功不必已  
甧人不能移跬步而善談慶忌之捷求捷者安可棄  
也僕說正此類公肯棄之否

荅司馬韓苑洛公書

今翁釋柄歸里也凡懷公家念者咸以爲國有老成  
輕重以之豈宜固引求去而不恤其他此其言非不  
然第論大體不識時變耳公今在靜居中私自追數

目嘉靖來所登進大臣幾何人能如翁歸幾何人則  
可知達人之稀有末路之難圖也故楨每見翁乞歸  
疏至輒以爲宜者此也翁位不滿才官不究施海內  
人士共嘆之他時當有爲明其志者楨雖典紀載事  
顧踈謗駑下不能識遠表鉅爲先達重也慚負之至  
夫復何云

與楊南澗總制書

丁未之春幸獲謁翁于蒲抵今又三年所矣歲序逝  
遷而傳者言翁之體方精采強固如曩時一無少損  
天之庇祐人國乃故願養老成而需于用如此頃南

京本兵闕有司以翁名請報不可取他氏代之士論以爲時非乏才才者棄在草野以故乏也楨聞其言是之竊又嘆天下之務至衆一夫不能兼長必有所偏乃今之士人人自賢物物皆具略無引躬讓能之風此老成慎重之才湮沒而不見甘朽而無聞也日者苑洛韓公致仕歸人惜其去者十九獨楨以爲韓公歸之宜夫才之試也猶寶之售也旣售不價乃恒暴露在外啓傍倪者心則宜匣而畜之韓公審于斯機故輒掉頭去不顧可謂上智大勇近時一覩者矣翁居河山之間百年逸游盡日開口而笑即裴公綠野白氏香山其風槩何多此焉楨華下人也熟知切慕每謂君子苟立勲名于世即安樂卒歲可也

荅余文獻書

自去冬抵今凡兩獲嘉翰手讀之意旨標格咸有踔古絕塵之致方今修詞之士充溢宇內若取與九崖埒指亦不三四屈矣顧所論僕者不中僕之悃語曰知面易知心難信夫信夫僕關以西人也從古以來所產兼材上智瞭瞭可數而一隅偏能之賢則不可勝道矣夫兼材者與之傳經稽理則博引而約歸與之搦管摛詞則宏深而與衍與之應世効用則措注



中窾十試十功與之介冑即戎則制馭有將士出死  
力以扞外患與之校品古今則倫擬殿最足令死者  
魂驚生者神竦與之論考方域山川險阨風俗移易  
政化宜否及象緯風角妖祥災眚之故則種種當實  
不爽也斯數者僕未能擅而間有一獲卽自關中人  
士計之若僕者不可勝道矣夫兼材之人猶大將也  
偏能猶偏裨也故大將秉鉞偏裨分麾各審所長也  
古以高爵處兼材庶位置偏能偏能之人不敢妄躐  
高爵自信所具也五味各一嗜五色各一章群材各  
一宜其致同也僕竊自循省所具與所任相背遠甚

僕所任者筆札之役詞章之事然此非可易易言也  
必博蓄如帑高覽如陟法守如畫機圓如丸才決如  
弩神化變通如雲烟禽魚離合隱見不可測擬乃始  
擗管登壇干夫辟易矣僕自歷詞垣十有六載攻之  
不入覓之不獲間一撰記山夫搢笏野鬪耳非大將  
之律也故曰所具與所任背也僕有一獲則應世効  
用是矣任者旣非具者又不獲効乃偷食大庾與鼯  
鼠伍僕甚赧焉夫効用非難事本之殫厥心耳彼射  
石沒羽揮戈回曜非駭異也殫心之功也僕老髮半  
改惟是心獨赤苟有廉我者視今所具易今所任布

在庶位假之柄握責之筭數因言求試計歲考實僕誠駑下然亦瀝膽斷筋往矣如是則慚退神寧悚却而體快矣然此志又難以語人獨嘿嘿撼促終日閉關忽與王生解語遂次第及之乾唇以自明披腸以見慄王生是之公從王生得聞乃獨弗是論辯風刺滾滾千百言卒歸之勸沮其言曰古有終身岩廊心冷如冰殆謂僕有執熱之想耶不謂知僕者矣僕自結髮讀書見孟子持志養氣之論輒守以爲鵠旣幸通籍金閨叨班玉府未之有改茲所愧者才不副授位不量能故時思乞職効用冀得一當以報 天子

寒熱誰計哉夫富厚豪華災眚之藪勢驅威喝殃咎之門也僕何心焉本無異懷反觸疑喙乃今回腸返始守此初服感九崖之諭也

與河西閭監察書

客自西來者輒道河西百姓嘆以爲得公晚向使前年大侵有公在彼中民命十全可也河西距京師六千里境遠法弛自昔已然而持斧使者往往又收安靜不擾之譽以爲柔遠當如是也夫京師腹心也四睡手足也手足有疥癬不能忍必療之平而後止治遠有異此哉公負才瑋奇力兼萬夫自僕所交游能

與等埒者指亦不三四屈也河西有墮業頽俗非賴  
公振飭之其誰乎人言公在河西窮歷甘梁險涉嘉  
峪車轍所至便有甘雨嘉禾茂遂士馬騰躍此豈孱  
懦逡巡之夫可能哉亦赤誠懇懇故効之耳今虜寇  
東方大將不保謀國之臣爲之廢食且復慮延西北  
幸公執箠而臨之驅策將士爲民扞患望之望之舊  
聞海西寇與套虜和親甘州居有熟蕃皆稱隱憂公  
躬涉茲土其講便宜之畧豫徙薪之議當安所出此  
所謂社稷計萬世圖也惟留神無迂鄙人家在秦隴  
倚公非細矧又蒙被優問固謂里有賢者須一禮之  
顧僕非其人也且悚且感使回附謝不盡十一

荅林平泉內翰書

在都日與公踪跡誠闊絕踈迤然私計我所篤信而  
切慕者則莫平泉公若也近俗漸非施非禮之敬飾  
違心之言乃人人靡矣故今交游中若平泉公者指  
不一二屈也禎西鄙之人不能移其土性執方而往  
疑與物迕乃顧概于眷懷繫書相訊何其奇也送往  
不有贈言慮羞征橐以故罷止誠不謂公旣富珠璧  
而又嗜燕石也使旋會被小恙思一勉抽一章卒未  
就嗣當附致不食言今時且竣役向吳中矣坐故廬

讀古人書悠悠可想或言捐籍獨悟彼窮年竹帛者  
蠹魚等也即若所云今論人者舍形骸而專指心神  
言之雖詳竟昧誰何惟平泉洽識古昔蔑偏枯之見  
乃敢進其愚說亦因以求正也

與石渠張黃門書

茲往本按功罪覈名實乃公更取自所閱歷衆所謀  
議事所便宜者具而上聞僕幸得一劄誦之感嘆  
抵掌以爲近時一覩卽引而儕之昔人若馬伏波之  
聚米趙充國之上圖則何過焉潮河川不可爲謀蓋  
人人難之矣今公欲夾岸起墩架砲防守足當百雉  
之險殊與鄙見合他議皆善若蒙報可措之施行  
東北可無慮矣朶顏譖悖外脅與國而內恐我人究  
之則我人實誨之又縱也公謂宜稍從裁抑用威  
保恩是矣至言撫眞斯是舊額守臣遍相祖述僥倖  
無虞而不爲國家深長之思則宜根尋本實追懲其  
罪可也茲奉翰教一如對語見面有期延竚延竚

與高兗州書

陳令訃至其子斗南擗踊悲號屢絕屢蘇楨詣其位  
弔之不覺鼻酸涕下而不可止也陳僕來訃者在側  
因述陳令卒時公爲治棺斂衾含具精且備卽其子

斗南侍亦若是止無能益也楨聞之卽以慰陳子而陳子亦云賴卒時有是耳高家夫人庇我父者委至矣乃時不肯待卒而又加恩焉卽死猶當大馬報也言已復大慟從者皆爲動容往聞公家自王父來號稱德門感天之祐子孫爵祿逮及三世而公復仁厚惻怛如此天之增埤于高氏者豈其微哉頃之陳子告楨曰我父竟坐誣死是誣者殺我父也語曰君父之仇不與共天當以死復楨問之曰何以言不共天也陳子曰在上者肯明父誣則誣者死而我生不肯明父誣則我與誣者俱至死乃所謂不共天也楨勸之曰固矣且待之勿遽爲此執事者有裁決不令爾父獨死誣者獨生終之當相復也乃陳子始出其在兗州侍父死者從兄書曰父卒之明日府太公卽收繫誣者三人捶之此殆其端兆也幸竟與體之理之陳子伏在苦塊荒迷不能作書再拜請代爲謝楨亦爲陳子謝

與馮午山書

夏首得公途次書督僕爲狀甚力而石渠張子又時時來過督之乃七月一日稿具卽手遍石渠氏而石渠云適有便使卽函致之未知其能達不也大抵孝

存管稿卷之五  
五  
子之念在顯親揚名故其親之微言細故一無或漏  
誠不欲沒也而詞家之紀事傳信則固欲實而不浮  
類而不駁何者五味各一嗜五采各一色五德各一  
行自大聖以降未有一身而兼總諸行者也况婦道  
內子乎以故芟雜繁言獨掇其鉅者例編而實錄焉  
謂可傳而信也吾兄詞人之雄長豈以今狀為莽莽  
哉僕典在筆札猶慚薄技黠胡為患又安能謀誠所  
謂具臣也公夙抱朴忠負才瑰瑋今之制虜者計當  
安出議者孰是讀禮之暇慮必逮此春歸鴻便幸惠  
教音

### 與喬三石書

春末曾具啓一通併會試錄一冊托楚使在臺史周  
吳峰所者致之門下計在必達顧久不奉報音則私  
有疑焉叅伯尊官薇垣重地自他氏得之誠足為榮  
至以居君侯則猶循調序遷非超歷有赫古昔所以  
處賢豪者不是拘也乃者黠胡入塞而縱至與我軍  
俱陣于郊畿斯固百年未有之變也而一時任事之  
臣曾莫有出一奇發一矢以與敵為難者於是天  
子怒甚罪諸任事者乃遂徵名舊人用之何太華秉  
鉞薊鎮士論倚以為重少華許氏嗣至坐而待除二

有管稱卷之五  
君者皆天下士不獨鄉里稱賢也獨趙景仁者負氣  
大豪自登第二十五歲矣尚令抑首人下鬱鬱而不  
得伸衆共憐之久之當有便安所也竊自嘆秦人方  
其無事時他則摘發細癘率從擯棄一值有難卽引  
使當前焉然則秦人者固治平之贅疣而危急之藥  
石也言之大噓公挾才瑰奇明習當世之務卽令擁  
節登壇可以坐却胡騎制勝千里顧時無知之者獨  
曰喬君詞人之雄長耳淺乎睹矣僕分于時無裨又  
未嘗學墳乃驅之校武士茲何異借明于瞽也錄成  
不得匿醜幸門下鑒觀指示焉

與樗菴王僉事書

往奉翰劄歸卽深卧岩扉人事都絕此昔人鑿坏之  
意非所通于世俗之情也自孔子不可與鳥獸同群  
而三閭寓言尤忌獨醒夫旣已去國爲山澤逸人矣  
併與其山澤游者絕則母乃甚隘乎大江以南率高  
此節士有敝車羸馬毀冠穿履者鄉里爭傳羨之以  
爲難能何者土富俗靡萬人流之一人持之斯一人  
勝萬人也大都尺寸之士度無他立抑情堅忍欲以  
釣奇自通方大士觀之則眇小甚矣公在江南稱正  
士才卿卽今塌翅林坳天風與便當更冲舉旣不逐

流幸勿矯亢大過與兢兢尺寸者伍也頃者黠胡躍馬直闖郊關士大夫咸用爲憂公固懷子牟之慮者計將安出且嘗委質爲臣未得以江湖解也今有三人行賈渡江失舟所載俱沒二人者哭貨亡竟倚岸毀瘠而死一人掉頭不顧去復積著數歲貨旣具仍賈四方遂贏利十倍稱大賈焉夫仕宦之業猶賈也士之爲彼二人哭者衆矣若此一人者鮮也公其爲此一人者博采會同他日仍游四方應萬變可也且士非執德之難執德而弗固者之難彼局促若轅駒落莫若槁木不可望千里至一葉觀也僕關中人也關中地瘠而俗樸卽欲釣奇安所効之故僕卒爲庸衆人無以奇見至所謂學大賈積著則又自慙赤赤似窶人子一物不具見四方客來未嘗不汗沾衣也凡此事有難言悉托之喻惟省存勉圖焉開歲鴻順願聞報音瞻思區區爾故且畧矣

與劍門趙侍御書

今公貽僕書云滇南漢夷雜處事甚叢委此正公所  
能居設在他氏吾不知其能未也日者往虜入塞而  
縱至與我軍俱陣于郊畿斯實百年未有之變也  
天子神武憤欲興師大創而令有司各獻計求所爲



擊胡便者於是募軍遣八使而燕趙青齊晉魏諸路紛紛出矣督稅遣六使而江南諸郡紛紛出矣選銳遣四使而沿邊諸鎮紛紛出矣獨兩廣滇蜀坐征苗之役得免他皆有舉夫虜僅一入而海內咸動乃所謂應敵之兵不得輒已者也然其中且有隱憂謂募軍則恐強民所不欲督稅則恐累民所不勝選銳則恐什伍空虛虜謀者知之而抵隙為患斯三事者惟在諸使者審視機勢妙裁之爾操斷以往不可也顧僕典在文史不獲與大議之末欲前而告諸使者復用越俎為懼念公抱謀國之忠挾批難之才卽身處

邊域心實懸于闕下斯懷固同乃為道迷若此滇夷自漢以來時通時閉國家鑒于往代因俗立官苟令安和不擾即止不純以中國禮教法制備責之也以故百九十年帖然砥定亦嘗少有侵軼置不與較言馬羈牛縻走獸畜之誠取中國之治治之又何得言羈縻也公雅稱曠覽深識流輩推轂久矣且既歷茲境益諳委曲苟令漢不撓夷夷來撓我我制之有詞脫漢或首事挑怨發難又為國家開一兵隙僕實憂焉故傳繡衣使者持斧威斷以肅境內然當斯之時又涉斯所且須解網與民便宜此所謂柔遠能

存管編卷之四  
聖  
邇以安王國者也夫水激之而飄石轉鬪者其勢然也惟公亮察毋坐迂誕僕自塵土中與公交今十有七歲矣中間離合離至靡常也茲不言私款者豈忘之哉獨公家計重爾南風若便幸惠教音

與何太華書

頃翁甫歷闕廷而聲輒震灼者此豈有宿交密契為之鼓扇其在我又豈管卑詞降色為之招引人固景附之哉寶鉞出匣睹者動容篋篋滿地過之弗顧輕重之情異也楨辱在鄉曲之末私嘆有翁忼慨若此人情又若此異日勲伐立可奏効謂大略已著而

吉徵先見也自翁赴鎮後嗣至者纍纍凡與晤言者退而咸有軒輊彼其人固善招引者又有為鼓扇者而衆不為動世有大道物有大情誰可強哉從古以來豪傑舉事務先正紀綱明名分其次拊群心定約束故功名立而士附也今翁足躡壇上而首正四事他人所選悞顧盼莫敢措手者乃翁一舉而定此真所謂奇男子也薊州一路為長千二百里乃悉委翁而恃為扞蔽苟一隅失守百城之勞棄之無用誠知調度部署各有方略然地形遼遠兵力稀少捉襟見肘理所必有翁不于此時追躡往跡明陳後事使

存管稽卷之五  
成敗利害之勢瞭若聚米他日即有匹馬緣崖注坂而下亦我之責無解也嘗持此計白之三渠公三渠公亦以爲然大抵盛名難居重負難勝賁育能任千鈞行百步未至咫尺而氣逆足頓人弗勇之矣今士大夫所注望于翁者非庸庸也固將引韓白頗牧之績相比埒焉惟圖之念之少華翁旣到物情士望當爲君侯之亞他氏弗能逮也謀國者擬取昌平經畧之任畀之果爾則兩翁相爲羽翼薊邊雖長無憂也聶子感翁之知聞其言即思七奔顧憚于自進不如毛遂之烈卒賴翁力呼取聶子則應聲至矣過臘倍寒塞上益甚車旗遠涉苦辛可知幸加食飯厚衣裘副此惓惓不盡

與孔文谷書

語曰白頭若新傾蓋如故昔誦其言乃今信之矣僕鄙野謏末人也於時輩爲下陳乃公一見遂引與同游解頤示坦披肝見愫僕實依戀嘆服之焉且僕于公何嘗有夙昔之緣半面之舊哉乃接遇若是意其中必有投者而僕自省牛驥殊才鍾缶不同量固莫有能券合者則復吟吟愧訟之矣世俗所尚咸競競尺寸之間最下者瓦合公高標闊步去流俗何啻千

尋每與沃州呂氏言以爲文谷公瑰奇設若不困于  
例令得大振而盡其能蕭曹丙魏之業豈多讓哉漢  
唐以來柄政豎勳每多椒房之戚誠念其才不欲厄  
塞也 國家監于梁霍著令世守莫之敢變而才豪  
之士間亦坐此頓矣歷秋及膺有抱鬱鬱而不得舒  
思見君侯一披豁之又不可得且虜滿郊畿而莫之  
能挫諉之倖變猶似也既去而議所爲挫乃遍相甲  
乙各持白黑未有抗身奮舌息衆囂而定國是者前  
事已然後事柰何此僕拊膺痛腸弗能少寧者也且  
議者疑也國有舉措可者半不可者半則議之謂議

之則是非決矣今胡騎侵軼明明知疆我兵倒戈明  
明知弱疆斯摧之弱斯振之何議之爲師涓卽善聽  
然瑟竽並奏不辨其指慶忌卽善捷然塗徑多岐不  
審其適今 天子方銳情戎畧圖以大挫虜鋒而謀  
議者若是此僕拊膺痛腸弗能少寧者也夫國有危  
急而衆共憂之是何忠者之盛也比及任事而復相  
推轂又何讓者之多也此觸目激衷至廢眠食引紙  
搖筆不覺煩贅諒公不以爲誕謾也計吏將翰劄至  
臨去取報屬卒卒不能卽予適便具謝附之愚悃春  
歸鴻順幸惠德音